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闻 钟◎主编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法] 莫泊桑 著 李玉民 译

价值典藏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闻 钟◎主编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法〕莫泊桑 著 李玉民 译

价值典藏版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价值典藏版 / (法) 莫泊桑
著；李玉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ISBN 978-7-100-11891-0

I. ①莫… II. ①莫…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
小说集—法国—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
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39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价值典藏版)

[法] 莫泊桑 著

李玉民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891-0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915×630 1/16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24.80元

目 录

Contents

一个诺曼底人·····	003
皮埃罗·····	011
疯女人·····	017
晚 会·····	021
第二十九床·····	031
魔 鬼·····	043
两个朋友·····	051
项 链·····	060
我的叔叔于勒·····	070
归 来·····	079
嫁 妆·····	086
火星人·····	093
魔 椅·····	101
春 天·····	111
舆 论·····	117
保罗的女人·····	122
西蒙的爸爸·····	139
一次野餐·····	148

一名农场女佣的故事·····	159
一家子·····	178
泰利埃妓馆·····	202
羊脂球·····	227
作者故事 ·····	263
延伸阅读 ·····	266
读书笔记·····	266
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喜剧·····	266
主要人物关系 ·····	270
品读思考 ·····	276

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

19 世纪下半叶，法国进入了空前的世俗社会，而莫泊桑对这一时期的法国也进行了空前的描绘。莫泊桑的笔下没有刻意的批评和赞美，但每个故事却都在上演着一场关于人性的考验，让我们看到人性最真实的一面：贵族、富商、政客、小市民等人物的贪婪、虚伪；妓女、铁匠、女佣等低层市民的善良、淳朴。莫泊桑的小说将世间百态与人性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一个诺曼底人 ——献给保尔·阿莱克西

导读：马蒂厄老爹，人称“酒坛子”老爹，原是个退伍还乡的上士，他身上以精妙的比例，完美地结合了兵痞的调侃戏谑和诺曼底人的奸诈油滑。他写的祈祷文遭到当地神职人员的封杀，但他不仅暗中出售祷文，还做起了圣徒的生意。

我们出了鲁昂城，驶上通往瑞米耶日的大道，轻便马车就飞驰起来，穿过一片片牧场，直到爬康特勒坡冈时，马儿才放慢了速度。

眼前的景色，是这世间最为壮美的了。身后便是鲁昂城，林立的教堂和哥特式钟楼，建造精美，宛若象牙工艺品。对面则是圣瑟韦工厂区，矗立着无数烟囱，向天空喷射着烟云，与老城区无数神圣的钟楼遥相呼应。

这边，大教堂的箭顶，是人类建筑丰碑的制高点；那边，作为竞争对手，“霹雳”的“火泵”，几乎也高不可测，甚至比埃及最巨大的金字塔还要高出一米。

前面，流淌的塞纳河（流经巴黎市中心的法国第二大河，全长七百八十公里，包括支流在内的流域总面积七万八千七百平方公里）水波光粼粼，河中散布着岛屿。右岸白色的峭壁上覆盖着一片森林；左岸草场连着草场，一望无际，延展到远处，很远处，才被另一片森林阻断。

沿着宽阔大河的陡岸，停泊着一些大船。只见三艘巨型汽轮，鱼贯朝

勒阿弗尔方向驶去。另有一组船队，首尾相连的一只三桅船、两只双桅纵帆船和一只双桅横帆船，由一艘吐着滚滚黑云的小拖轮牵曳着，逆流驶向鲁昂。

我的同伴是当地人，看也不看这片令人惊叹的景色，不过，他一直在微笑，似乎在窃笑。猛然间，他朗声说道：

“啊哈！等一下您就会看到一样特逗的东西，马蒂厄老爹的小礼拜堂。老兄啊，那才够味儿呢！”

我不免惊讶地看着他。他又说道：

“我要让您闻一闻诺曼底的一种气味，会留在您鼻孔里久久不散。马蒂厄老爹是全省最值得称道的诺曼底人，他那小教堂，也算这世间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观。关于这一点，我得先给您解释几句。”

马蒂厄老爹，人称“酒坛子”老爹，原是个退伍还乡的上士，他身上以精妙的比例，完美地结合了兵痞（指在旧军队中长期当兵、品质恶劣、为非作歹的人）的调侃戏谑和诺曼底人的奸诈油滑。他回到家乡，依仗多方面的照拂，以及他本人不可思议的手段，当上了一座很灵验的小教堂的管理人员。那座教堂受圣母的护佑，经常有前来求神膜拜的人，主要是那些怀了孕的少女。他还给教堂里显灵的神像取了个名字：“大肚子圣母”，而且对这位圣母也比较随便，总好说三道四，但是绝不敢失敬。他为他那“好心肠的童贞圣母”专门写了一篇祈祷文，还送去印刷出来。这篇杰作充满无意的嘲讽、诺曼底式的幽默风趣，冷嘲热讽中还掺进了对神的敬畏，对神秘的灵验所怀有的迷信的敬畏。他不大相信他这位保护神，不过出于谨慎，他还是相信一点点儿，从策略上考虑，他也得小心点侍候。

他这篇令人咋舌的祷文是这样开头的：

我们慈悲的童贞圣母玛利亚，本地以及整个大地未婚母亲天经地义的保护神，请您保护我这因一时疏忽而失足的女仆吧。

.....

祷文是这样结尾的：

千万代我问候您的神圣丈夫，并代我向天父求情，让他赐给我一个类似您那夫君的好丈夫吧。

这篇祷文遭受本地神职人员的封杀，马蒂厄老爹就暗中出售，据说那些虔诚诵祷的女人，无不受益匪浅。

总而言之，他谈起仁慈的圣母，就像一名贴身仆人谈论他的主人——一位令人敬畏的王爷，抖出他熟知的主人的所有隐私。他也了解圣母的底细，跟朋友在一起时，几杯酒下肚，他就压低声音，当作一大堆笑话讲出来。

等一下，您亲自见识见识吧。

光靠圣母这位保护神，收入似乎根本不够他花的，于是，除了圣母这个主业之外，他又搞了点儿副业，做起圣徒像的生意。所有圣徒，几乎，或者尽在他的掌握之中。小教堂里摆不下了，他就将圣徒像放到柴房里，一有信徒前来请圣徒，他就立刻把圣徒像搬出来。这些小木雕像都是他亲手制作的，一副副模样滑稽极了。恰好有一年，有人来给他油漆房子，他就让人家顺手把圣徒像从头到脚全漆成了绿色。您也知道，圣徒都会治病，但是各有专长，绝不能搞混了，也不能弄错了。况且，他们都像蹩脚的演员那样，彼此嫉妒得要命。

那些老太婆怕拜错圣徒，常来请教马蒂厄。

“耳朵出毛病，请哪一位圣徒最灵？”

“当然是奥西姆圣徒最灵了，还有圣庞菲尔也不错。”

马蒂厄的乐子远不止这些。

他总有空闲时间，也就总喝酒，不过，他喝酒可是讲艺术的，诚心诚意，因而每天晚上都照例喝醉。他喝醉了，心里却明白，而且明白得很，每天都能记录下来醉酒的精确度。这是他的主要营生，教堂的差使倒排在

第二位。

还有，他发明了——您听好，可得坐稳了——他发明了醉酒测量计。

测量仪器并不存在，但是，马蒂厄的观测，就跟数学家一样精确。

您能听见他反复这样说：

“从星期一起，我就超过了四十五度。”

或者这么讲：

“我处于五十二度至五十八度之间。”

再不然：

“我总有六十六度至七十度了。”

再不然：

“浑蛋，我本以为醉到五十度，现在发觉到了七十五度了！”

他一说一个准儿，从不出错。

他断定没有达到过一百度，不过他也承认，一超过九十度，他的观测就不准了，因此不能绝对相信他的话。

马蒂厄一旦承认过了九十度，那您就放心吧，他可是真的酩酊大醉了。

每逢醉成这样子，他老婆梅莉就气得发疯。那婆娘也是个活宝，她堵在门口，见马蒂厄回来，就破口大骂：

“你还回来，混账东西、臭猪、醉鬼！”

马蒂厄一听，就收起笑脸，面对他老婆站定，口气严厉地说道：

“闭嘴，梅莉，这会儿不是谈话的时候，等明天再说吧。”

假如她还还不依不饶，他干脆逼近一步，声音颤抖着说道：

“快闭起你那嘴，我可是醉到九十度了，掌握不好分寸了！你要当心，我想揍人啦！”

梅莉这才收兵退下。

到了第二天，假如她又要重提这件事，马蒂厄就冲她嘿嘿一笑，回

答说：

“算了吧，算了吧，说得够多了，事情已经过去。如果还没有喝高，那也不碍什么事儿。如果真的喝高了呢，那我向你保证今后改正，说话算数！”

我们的马车已经爬上山冈，驶进鲁马尔这片壮美的森林。

秋天，绚烂的秋天，在残存的鲜绿色之中，掺进了金黄色和紫红色，就好像太阳融化了。一滴滴从天上流进了茂密的树林。

马车穿过杜克莱尔，我的朋友就驾车离开瑞米耶日大路，朝左拐上一条近道，驶进一片灌木林。

不大工夫，马车就爬上一座大山冈，我们重又发现风光旖旎（形容景色柔和美好，风光美丽动人。旖旎，yǐnǐ）的塞纳河谷，以及在我们脚下蜿蜒流淌的河水。

路右侧，有一座小建筑物，青石板屋顶，上面突兀立起一个钟楼，宛若撑起一把阳伞。建筑物的后身，是一所漂亮房子，安有绿色百叶窗，墙壁爬满了忍冬藤条和蔷薇枝蔓。

一副粗嗓门嚷道：

“来朋友啦！”

马蒂厄闻声出现在门口。他年已六旬，瘦瘦的身材，蓄留一缕山羊胡子、两撇全白了的长长的髭须（嘴边的胡子。髭，zī）。

我的同伴与他握手，又把我介绍给他。马蒂厄把我们让进一间清爽的屋子，是厨房兼作客厅。他解释道：

“我呢，先生，我没有高雅的住宅。我不愿意远离吃的东西。您瞧，这些锅碗瓢盆，都陪伴着我。”

他随即转身，问我的朋友：

“您干吗赶在星期四来呢？您明明知道，这是我的保护神的门诊日。今天下午我出不了门。”

说着，他跑到门口，大吼了一嗓子：“梅莉——伊！”吼声大极了，想必一直传到河谷，塞纳河上来往船只的水手都会抬头张望。

梅莉没有应声。

于是，马蒂厄狡黠（jiǎoxiá，狡诈）地眨了眨眼睛，说道：

“她跟我赌气呢，要知道，昨天我喝高了，到了九十度。”

我的同伴笑起来：

“到了九十度，马蒂厄！您怎么搞成这样？”

马蒂厄答道：

“跟您说吧，是这么回事。去年，我只收获了二十拉齐埃尔的杏黄苹果。这是个小子，不过，酿苹果酒倒是够了。于是，我酿了一大桶，昨天才开启。玉液琼浆，就是玉液琼浆，你们尝尝就知道了。当时波利特在我这儿。我们俩喝了一杯，接着又喝下一杯，总不过瘾，真能一直喝到第二天。一杯接着一杯，喝得我的胃里凉飕飕的。我就对波利特说：‘再来杯白兰地，暖暖身子该有多好哇！’他立刻赞成。可是，白兰地喝下去，全身又发火了，结果还得换回来，再喝苹果酒。就这样一凉一热，又一热一凉，我发觉自己醉到九十度了。波利特离一百度也不远了。”

房门猛然打开，梅莉走进来，还未向我们问好，就先来了一句：

“……蠢猪，你们两个都足有一百度了。”

马蒂厄这下可火了：

“不许胡说，梅莉，不许胡说，我从来就没有醉到过一百度。”

主人请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午餐。餐桌就摆在门前的两棵椴树下，旁边是“大肚子圣母”小教堂，面对着开阔的美景。马蒂厄给我们讲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显灵的故事，他那嘲笑的口气中，却含有几分轻信，这倒是出人意料。

苹果酒清凉可口，甜丝丝又有点辛辣，容易醉人，我们喝了好多，比起别的酒来，马蒂厄更爱喝这种酒。饭后，我们就骑在椅子上抽烟斗，忽

见来了两个老太婆。

两个人都够老的，佝偻着身子，骨瘦如柴。她们问了好，就说是来求圣布朗的。马蒂厄冲我们眨了眨眼睛，回答说：

“我这就给你们取来。”

他说着，就钻进了柴房。

他待在柴房足足有五分钟，出来时一脸沮丧，双臂往上一举，说道：

“不知他跑哪儿去了，没找到，但是我肯定有。”

说罢，他双手合成喇叭状，对着嘴又大声吼叫：“梅莉——伊！”他老婆在院子后面应声道：

“什么事儿？”

“圣布朗在哪儿呢？我在柴房没找见。”

于是，梅莉这样解答：

“上星期，你拿去堵兔子窝的洞，是不是用了那一个？”

马蒂厄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雷劈的，真可能就是！”

接着，他对两个老太婆说道：

“请跟我来。”

她们跟在后面。我们也跟上去看热闹，已经笑得岔了气儿。

果然，圣布朗像就插在地上，沾满了污泥脏物，被当作普通木桩撑着兔子窝的边角。

两个老太婆一见圣徒像，就急忙跪倒在地，又画十字，又咕哝着祈祷。可是，马蒂厄却赶紧阻拦：

“稍等一下，你们跪到粪土里了，我去给你们抱捆麦秸来。”

他去抱来一捆麦秸，好歹垫上当作祈祷的跪凳。接着，他瞧着满身秽物的圣徒像，想必是担心有损他生意的信誉，就补充了一句：

“我来把他给你们弄干净点儿。”

他拎来一桶水，拿刷子开始用力刷洗这个木偶，而这工夫，两个老太婆却一直在祈祷。

刷洗完毕，他又补充说道：

“这下子就没得说了。”

于是，他又带我们回去喝一杯。他的酒杯刚送到嘴边，忽然停住，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

“不错，我是拿圣布朗像堵兔子窝了，原以为他赚不来钱了，这两年就一直没人来求他。然而，您也瞧见了，圣徒就是圣徒，永远也不过时。”

他喝下杯中酒，接着说道：

“来，咱们再干一杯，朋友一起喝酒，怎么也得醉到五十度，现在咱们还不到三十八度呢。”

皮埃罗

——赠给亨利·鲁荣

导读：勒费弗尔太太和她的用人萝丝为了防盗养了一条名叫皮埃罗的狗。当得知养狗要纳税后，她们把狗扔进了一个泥灰岩井坑里。但是听到狗的惨叫后，她们又心软了，想把狗救上来，却又因请人到井中救狗要花钱而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每天给狗送吃的。几天后，井里多了条被抛弃的大狗跟皮埃罗抢吃的。

勒费弗尔太太是一位乡下富户太太，已然孀居，算是半个农妇，衣裙爱饰花边，帽子爱缀着粗俗的小玩意儿，说话常犯词语连读的错误，在大庭广众之中，总爱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总之，这类女人花枝招展、滑稽俗气的打扮，掩饰着一个野蛮虚荣的灵魂，正如她们的丝线手套里，躲藏着一双通红的大手。

她有个用人，名叫萝丝，是个头脑简单、老实厚道的乡下女人。

两个女人住在诺曼底科区的中部，临马路的小房安有绿色的百叶窗。

屋前有一小块窄条园子，她们就栽种了一些蔬菜。

不料一天夜里，有人偷走十二棵洋葱。

萝丝一发现失窃，就慌忙跑去报告太太。在家还穿着呢裙的勒费弗尔太太赶紧下楼来。一场浩劫，太恐怖了！居然有人偷东西，偷到勒费弗尔太太头上！看来，这地方有盗贼，一次得手还会再来。

两个女人惊慌失措，仔细观察留下的脚印，还喋喋不休，猜测各种情况：

“瞧，他们就是从那儿进来的，登上墙头，再跳进菜畦里。”

想到往后的日子，她们越想越胆战心惊，今后还怎么睡安稳觉呢！

失窃的消息传开了。邻居都跑来看现场，也同样议论探讨。每次来个人，两个女人都要把她们的观察和想法重叙一遍。

住在附近的一个农场主给她们出了个主意：

“你们就该养一条狗。”

这话倒是在理，她们应该养一条狗，有情况哪怕叫两声也好。不过，老天在上，不能养大狗！她们养条大狗干什么？吃也能把她们吃穷了。只能养一条小狗（在诺曼底称作 *quin*），一只汪汪叫的小家伙。

等人全走了，勒费弗尔太太就跟萝丝商量养狗的事，商量了许久。她几番思索下来，能找出上千条理由反对养狗，一想到满碗的狗食，就面如土色，须知她是乡下富户太太中精打细算的那路人，口袋里总装着几个小铜子，凭着施舍招摇过市，给路上的穷人和星期日付教堂的募捐。

萝丝喜爱动物，就摆出自己的理由，巧妙地为动物辩解。最后总算决定下来，养一条极小的狗。

于是，她们就开始寻求，但是看到的全是大狗，那些吃货食量吓死人。罗勒维尔村的食品杂货店老板倒是养了一条个头儿极小的狗，不过他索要两法郎的饲养费。勒费弗尔太太声明，她的确想养一条小狗，但是绝不会花钱去买。

一家面包房老板得知这事的前因后果，一大早就用他的车拉来一只小怪兽：全身黄毛，四条腿短得跟没有似的，身子像鳄鱼，脑袋如狐狸，尾巴长似身子，像军帽的羽翎高高翘起。它的主人，面包房的一位主顾不想要它了。一个子儿不花，太太就觉得这条小脏狗挺好看。萝丝拥抱它，随后就问狗叫什么名字。面包师回答：“皮埃罗。”

小狗就安置在一个旧肥皂箱里。先给它水，它喝了，再给它一块面